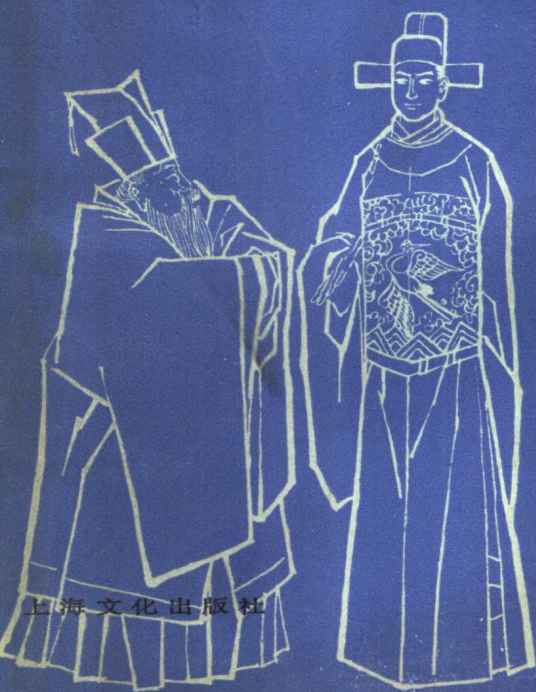


戏剧故事

LIAN YIN

炼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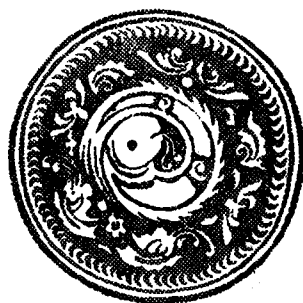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炼 印

LIAN

YIN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
插图：谷 长

炼 印 于 人 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1.5 字数 22,000

1955 年 10 月新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6 次印刷 印数 122,001—172,000 册

书 号：10077·0073

定 价：0.15 元

前 言

《炼印》是一个优美的讽刺喜剧，曾经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得奖。它的内容是说：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，由于吏治腐败，官僚勾结，人民有苦无处诉，有冤无处伸，而一个普通公差——杨传，却路见不平，挺身而出，抓住当时官场的弱点，以他的勇敢和机智，为无辜受害者平反了冤狱。通过这个故事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作了无情的嘲讽，同时也揭露了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腐朽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这本小书是根据闽剧改编的——同时也采用了婺剧《双按院》的某些情节，曾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连载过，此次编印成册，在内容上略有增删。

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 于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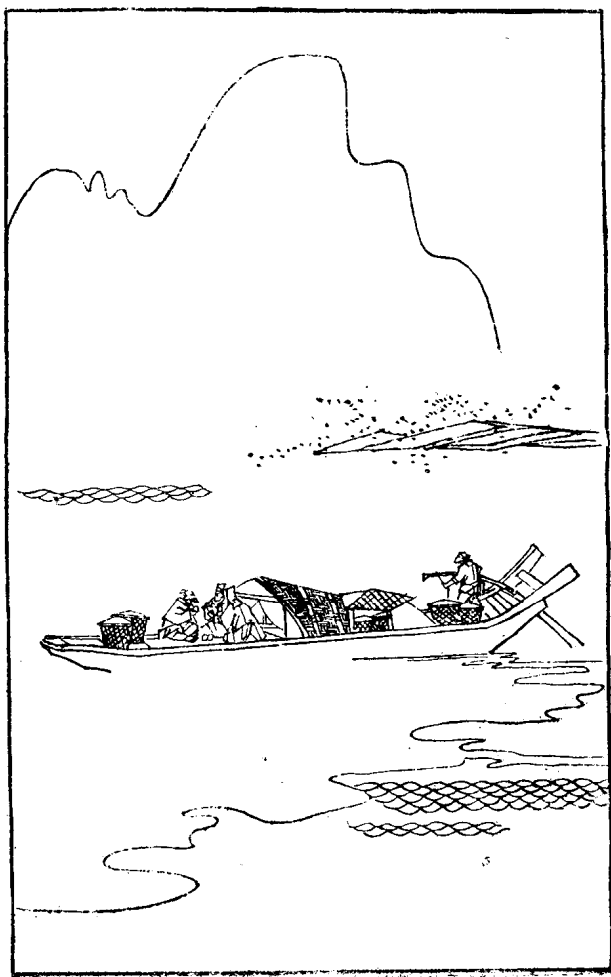
一 到扬州去

南京城外燕子矶，是著名的江船码头。这天，江边来了两个客人：一个生得眉目秀朗，身材适中；一个是黄瘦面皮，五短身材。两人的年纪约莫都在三十上下，身上都是公差打扮，行色匆匆，要觅去扬州的船。

恰巧有只装果子的船开扬州，那两个赶船的便向船上客人赔个小心，要附搭他的船。船上一位老客人把两人打量了一番，说：“既是顺路，搭载何妨。”便把两人请进舱中坐下，捧出些时鲜果子来，赔笑说：“船上简慢得很，只有几个果子，请两位上差老爷尝新。”

那两人见了，叫声“啊呀”，说：“我们附搭宝舟，已觉搅扰不当，这果子是老伯伯血汗换来的，我等怎敢享用！”让来让去，只是不肯吃。那客人才觉得这两个公差不平凡。问起两人姓名，那个眉目秀朗的人说：“小可名叫杨传，我这同伴名叫李乙。”

两人又转问老客人姓名，那老客人回说“姓



赵”。杨传说：“老伯伯想是常去扬州？你这贵行生理着实兴旺。”赵客人说：“不瞒二位说，我们这行当也比不得先前了，厘金又重，损耗又大，不说沿途关卡需索，兵丁抽头，到了扬州，还要去萧府进鲜。——却是捞不到一文大钱。不要看这果子甜，我们吃的却是碗苦饭。”李乙问：“你说的哪个萧府？”赵客人说：“赫赫有名的萧太师，难道二位不晓得？”杨传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二 路上的所见所闻

原来这杨传、李乙，本在京里刑部衙门当差，只因为他两人看不惯官场的乌烟瘴气，贿赂公行，在一件命案上，替受害人说了两句公道话，不想因此得罪上司，被撤了差。他两个见留在京城无益，思量去扬州寻访故旧；离京以后，一路虽受了些辛苦，倒觉得少受许多肮脏气，心头痛快。这日上了去扬州的船，行了一日，当晚在黄天荡停了。用过晚饭，正要开铺睡觉，忽听邻船人声鼎沸，高叫：“救人！”

杨传、李乙便和众人点起几根缆尾来，跳上岸去看。原来附近停靠的一只船上，有一位少妇投水，幸而船家发觉得早，立时救了起来。船上人七手八脚，烧了姜汤来灌。和妇人同路的一位老奶奶，守在旁边哭。众人问起缘由，老奶

奶垂泪说：“列位，这事说不得！老身姓文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叫溪明，自小订了杨振达胞妹月英为妻，只为家贫，还不曾婚娶。不想我们扬州有位萧太师，看中了月英，定要纳她做妾；因我两家不依，他就借搜查逃婢为名，把月英强抢进府。我儿子和杨相公正欲邀集学中朋友，与老贼理论，哪知老贼天良丧尽，诬指他二人交朋结社，存心谋反，买嘱江都县将二人拿去，功名革掉，问了个死罪。这位小娘子便是杨相公妻室。我两人为救夫、子性命，曾去扬州府喊冤，狗官不理；又去南京抚院上控，也遭了批驳。我两人只得回转扬州，怎奈盘缠又已用尽，适才小娘子想起这般苦楚，哭了一场，便寻了这个短见。”

三 闷闷的回船睡了

众人听了老奶奶这番话，又是惻然，又是不平。一个贩丝客人说：“原来遇见了萧老虎！他吃了人，还嫌味淡呢！目今他虽是告老在家，朝里朝外，都是他的势力，他便是扬州的皇帝，你这状子告遍天下也是难准的了。”

一个卖伞客人接口说：“他么？做过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！但愿有一天，拔了这畜生的毛！”

说话间，那投水妇人已经苏醒了；真是亲帮

亲，邻帮邻。行路人帮行路人，当时邻船的几个妇女把她扶回船去，拿几件干衣裳替她换了，着实劝慰一番。这里由贩果子的赵客人头，凑了十几贯钱，交与文奶奶说：“老太太，这几贯钱，为数虽小，却是我众人一点心意。老太太拿去做盘缠，且省些烦恼，两位相公还有生机，也未可知！”

文奶奶道谢了。众人各自回船。

杨传、李乙都看在眼里。杨传说：“只说京里头漆黑乌糟，原来外边也不见天日！可惜你我手头无权，替百姓分不得忧，解不得愁。”

李乙说：“大哥！我们这回去扬州，这衙门饭是吃不得了，还是找几两银子寻个生理；再不然，就回乡挖土去，也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杨传说：“不信放着你我这样的人，就成不得事业！且等到了那边再说吧。”

两人闷闷的回船睡了。

四 茶楼一席话

船到了扬州，杨传、李乙还了船钱，上了岸，远远望见有座聚仙楼茶店，修得甚是轩敞，两人便投那茶店来歇脚，就便打听进城的路径。上得楼去，只见先有一位客人坐在栏杆边吃茶；那人生了一对蜂窝眼，一颗酒糟鼻，身上也是公差

打扮，桌上放了根马鞭子，一面吃茶，一面观看江景。

杨传、李乙每人叫了一壶雨前，吃了一会，杨传见先来的那人不断拿眼睛打量他们；便站起来招呼说：“不敢动问，兄合尊姓？”那人欠身回答说：“小弟姓黄名卞。”又转问两人，杨传回说了姓名。

杨传问黄卞：“请问兄台在哪道衙门公干？”黄卞说：“在新任按院陈大人门下当点小差使。”杨传“啊哟”了一声说：“莫不是官讳一个魁字的陈魁陈大人？是了！原来是钦差衙门来的，失敬得很！”李乙也说：“现任官，出息大！”黄卞说：“岂敢，只是苦差。二位兄台这样装束，想也是公门中出来的？”

杨传说：“小弟——京城刑部衙门当差。”黄卞说：“也是现任官。”李乙说：“岂敢，也是苦差。”因为彼此都是吃衙门饭的，便移座一处，谈了些官场利弊，出差甘苦，谈得十分投机。

杨传说：“看兄台这般精明，必是陈大人的一个得力腹心，这是看得出来的。”这黄卞最喜奉承，面上故作谦逊说：“这是兄台过奖。不瞒二位说，小弟为人就是一点忠心，蒙我家老爷抬爱，公事私事都经手些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

五 “瞒上不瞒下”

杨传又问：“不知陈大人原籍那里？是新近高发，还是一向为官？”黄卞说：“我家老爷原籍河南开封府登云县太平村，他家世代为官，先前署扬州府、而今转升济南道的陈金龙，便是我家太老爷。不是我背后说，我家太老爷虽也是实缺大员，却是捐纳出身，比不得我家老爷，二十八岁探花及第，外放江南巡按，可谓少年得意了！”

杨传又问：“陈大人为何还未到任？”黄卞起初不肯说，后来见杨、李也是公门中人，说了谅然无碍，才说出陈魁在赴任前转道回籍完婚去了。

杨传说：“怪不得只见告示，不见人来，这一回去，少不得有些耽搁。”黄卞说：“怕不要个把月！”

李乙插嘴说：“如今这些做大官的也难说了，既是奉旨出巡，又私自回去完婚，查出来就是一行大罪！”黄卞瞪着眼说：“怕什么！你道他做官没有来头？又道是‘瞒上不瞒下’，这些事如何顶真得？”

杨传说：“李兄说的，原是一句笑话。”

三人又吃了一会茶，黄卞因事要去济南，便

起身告辞。杨传付了茶钱，一同下楼。黄卞临别，附着杨传耳朵说：“我看两位在扬必有公事，这儿有位萧老太师，是个辣手的，惹不得。我家太老爷也曾叮咛我家老爷，到任后凡事小心。二位也须在意才好。”说毕，匆匆上马走了。

六 要做便做八府巡按

杨传等他走远了，问李乙：“老弟可曾听见？”李乙说：“听见什么？”杨传说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且找个僻静所在。”两人一寻，寻到一所土地堂，里面并无一人，两人各寻个草蒲团坐了。

杨传说：“黄天荡妇人投水的事，你还记得么？这萧太师横行霸道，夺人妻女，诬害好人。这江南官场又是互相勾结，一团漆黑。文溪明、杨振达两人含冤莫白，本来新按院出京还有昭雪之望，谁想这陈魁是个纨绔子弟，况且和萧太师又是同党，就是到任，谅也不能为民雪冤！”

李乙叹气说：“依你便怎样？”杨传说：“我要做官！”李乙说：“做官？要做官，在刑部时何不弄个千把总做做？”杨传摆手说：“你真是井底虾蟆，把天看成锅盖大！我不做官便罢，要做便做八府巡按！”李乙说：“哥！你病了！说出这般疯话。”

杨传说：“不是这样说，刚才黄卞的话我听

得真切，陈魁回去完婚，往返需时一月，察院的任空着，我们何不去填他的空档，为民除害呢！”

李乙听了这番话，拍手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出！只不知几时好去上任？又是个怎么做法？”杨传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可也忙不得，头一件，我们要练习一下礼节，弄得不好，会露出马脚来的。这土地堂来往的人多，不大方便，需得寻个清静地方演习一番。”

七 为了替百姓伸冤

李乙说：“这个你又过虑了；你我吃衙门饭多年，也要算个老公事了，还有不懂礼节的？”杨传说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我们虽是当差多年，刑部衙门有刑部衙门的规矩，钦差衙门有钦差衙门的排场，一点错不得！况且我们今后在人面前，一个就是按院，一个就是亲随；按院有按院的气派，亲随有亲随的礼数，如何好不演习呢！”

两人出了土地堂，见前面岗子上是一带柳树林子，甚是清静，便投那里来。杨传扮做按院大人，拣一块平滑的青石坐了；李乙扮做亲随，垂手侍立一旁。杨传叫声：“来！”李乙连忙答应：“喳！”杨传点头说：“很象。听着，按院这就发话了：本部院今日才得到任，外面百姓何事喧哗？”李乙领命，假作出去查问了一番，回来



稟复说：“启稟大人：是翁婿两个因赌博吵闹。”杨传说：“这就不对了。赌博小事，是起码衙门管的，如何好惊动按院！”李乙为难说：“这奴才其实不好当。”杨传说：“不打紧，反正是为了替百姓伸冤，我们换了做也使得。”说着，便把李乙奉到石头上坐了，自己跪下回复说：“乃是一家兄弟争夺家产，互相斗殴，打得头破血流，请大人定夺。”李乙说：“既是兄弟，为何不念手足之情！兄弟各打四十，家产全数没官。”杨传摇头说：“你起先说的对，后来就不对了，家产怎好没官？你一做官就想捞钱，岂不坏事！”两人依然换回来，练习了一番。当夜投客店宿了。

八 文武官员都慌了

扬州按察使李亨厅，忽然接到火牌令箭，说新按院陈魁早晚就要到扬下马，教准备迎接；这一来，全城文武官都慌了。李亨厅连夜去拜萧太师，萧太师请在书房里相见。

李亨厅叙过师生之礼，坐下说道：“按院大人有令箭到来，早晚就要到郡。门生已吩咐布置行轅，端候宪驾。门生自从莅扬，为朝廷办事，总是一秉太公，可对天日，老师是尽知的；只是按司事繁任重，所行未必尽惬人心，新按院到任，总望老师美言玉成。”萧太师道：“老夫与金

龙贤弟本同年至好，陈魁贤侄乃是世谊，虽未谋面，但他的文章是看过的，真个天资英发，为吾辈中翘楚。贤契放心，尊托老夫记下就是了。”

李亨厅作揖谢了，又说：“闻知按院大人年少风流，是个诗赋名家；门生已借下万盐商府中新盖的花园，备了三日酒戏，为按院大人洗尘，到期另传十六楼歌妓侍候；只是门生是现任官，理合避嫌，还求老师具名发帖。”萧太师点了点头。

彼此正在谈说，镇守营汤正国也赶来拜见，施礼罢，汤镇守说：“太师爷明鉴：末将营中粮械充足，兵丁缺额也已补齐……”话未完，李亨厅插嘴说：“汤兄，不是我说，你的兵丁前天在街上赊鱼吃，打伤百姓，你怎不管教？”汤镇守说：“末将回去，一定重办！”萧太师说：“你的事老夫心照就是了。”

九 大压小

正谈讲间，又是扬州府尹来拜。原来府尹吴华天得到他的亲家——高翰林自京里来信，告诉他新按院陈魁已经出京，信上说陈魁为人“端肃凝重，不苟言笑，此次出巡，关防严密。”信上又说：“吾兄包庇曾姓盐商，私和人命一案，闻御史已据实题奏，此次恐有挂碍。”最后指给他